

白先勇传

刘俊 著

情之美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刘俊藏著 书

白先勇传

情·美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情与美 白先勇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与美 白先勇传 / 刘俊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360-5429-5

I. 情… II. 刘… III. 白先勇—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14790号

时报出版 授权出版

策划编辑 詹秀敏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李 谓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封面题字 董阳孜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8.25 6插页
字 数 327,000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册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引子

公元2004年4月29日，台北“国家戏剧院”。

晚七点三十分，舞台上的灯光渐趋明亮，音乐响起，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台北正式公演。

袅袅婷婷的杜丽娘在台上游园惊梦，有一个人却在后台聚精会神地关注着演出的每一个细节。为了这台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他投入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此刻，他所有的努力正在开花结果——一个“美”的世界正在渐次向人们徐徐展开。“昆曲无他，得一美字：唱腔美、身段美、词藻美，集音乐、舞蹈及文学之美于一身，经过四百多年，千锤百炼，炉火纯青，早已到达化境，成为中国表演艺术中最精致最完美的一种形式。”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对昆曲的推崇，这段文字淋漓尽致地道出了他对昆曲的痴迷和热爱——而这段文字的最初萌芽，则出自他幼年稚嫩的心灵。1946年，抗战胜利的第二年，他随家人在上海美琪大剧院看伶界大王梅兰芳和昆生泰斗俞振飞合演的昆曲《游园惊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昆曲，我才十岁，一句也听不懂，只知道跟着家人去看梅兰芳。可是《游园惊梦》中那一段《皂罗袍》的音乐，以及梅兰芳翩翩的舞姿，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恐怕就是我对昆曲美的初步认识吧。”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台上杜丽娘的感叹，既是人生经验，也是人生哲理。幼年时在美琪大剧院的那次经历，成为他涉足昆曲“园林”的最初体验，昆曲“如许”的“春色”，自此展现在他的眼前，并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二十年后，这一“春色”在他的笔下绽放为二十世纪华文文学的精品《游园惊梦》。再过三十八年，这一“春色”在他的统领调理下，终于在舞台上立体地、动态地、活色生香地“美”了起来——是为正在上演的青春版《牡丹亭》。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面对着费尽了自己的心血、如今终于“姹紫嫣红开遍”的青春版《牡丹亭》，他情难自抑，此刻台上昆曲的“美”，可是自己历经艰辛一手塑造出来的。还有什么，能比圆了追美、造美、重温美的青春梦更能让人开心的呢？算起来，与昆曲的缘分，一转眼已近一个甲子了。

“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台上的柳梦梅口吐幽兰，道尽了对韶

华易逝的无尽感慨，也总括了人间世的流变沧桑。悠悠的岁月，仿佛就在昆曲的水磨调中，一点点，一点点地研磨了出来。

似水流年的时光，哪里才是它飘渺的源头？

源 头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会仙乡山尾村白氏。

白氏是元朝时来自中亚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答失蛮人），有族谱记载的始祖伯笃鲁丁，是江南应天府上元县进士，原籍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民，住水西门内。元世祖至元三年，伯笃鲁丁以广西道肃政廉访副使职莅任桂林，致仕后回籍，歿后葬金陵南门外夏家凹。伯笃鲁丁的孙子永龄（官名伯龄）于洪武十三年再次至桂林任职，镇守两江道，其兄永清、弟永秀随之入桂，并由此落籍桂林。相传明代时由于明太祖禁止民众用外国姓，于是伯笃鲁丁一系乃改伯为白，是为白氏之起源^①。

白氏一族至十五世白榕华时，已是清朝乾隆年间。白榕华可谓白氏一族的中兴之祖，“据说榕华公的母亲一日在一棵老榕树下打盹，有神仙托梦给她，说她命中应得贵子，醒后便怀了孕，这就是榕华公命名的由来”。白榕华于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进士及第，曾任四川开县知县，后调署茂州知州。年迈后告归，定居桂林山尾村（即现今之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县会仙乡山尾村）。或许是为了向中兴白家的白榕华遥遥致敬，白氏家族在台北六张犁的回教墓园，就取名“榕荫堂”^②。

白榕华一支后裔中不乏科甲出身者，到其曾孙白志书时，已至晚清。白志书自幼耕读，后弃儒从商，在桂林西乡苏桥圩开设永泰林杂货店，娶桂林西乡罗锦圩马全记之长女马氏为妻，婚后生七男四女，夭折者男三女一，长成者男四女三，男为崇勋、崇伦、崇禧、崇祐，女为年妹、德贞、三妹。其中三子白崇禧，为民国史上赫赫有名的战将，因其足智多谋而被时人誉为“小诸葛”，历任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代行总参谋长职务）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抗日战争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以及抗战胜利

^① 参阅《桂林白氏族谱》（内部资料），《桂林白氏族谱》续修编写组，2002年6月，桂林。

^② 参阅白先勇：《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的寻根记》，收入《树犹如此》，联合文学出版社，2002年2月版。

后的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华中军政长官、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白崇禧于1925年2月下旬与桂林阳桥头“东全利”马老板的女公子马佩璋结婚，育有子女十人，男七女三，男为先道、先德、先诚、先忠、先勇、先刚、先敬，女为先智、先慧、先明。对于这兄弟姊妹十人，白崇禧在《敬悼先室马佩璋夫人》一文中这样描写自己的子女：“今则进德修业，均有相当成就。在十个子女中，有一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文中他特别提到“五子先勇是知名的作家”，笔墨之中隐含自豪。

白崇禧有理由为他的五子白先勇骄傲，因为他的这个儿子在文学上的成就，已对二十世纪的台湾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同他的“武功”已名垂青史一样，他的这个儿子的“文治”，也将流芳百世。

情与美·白先勇传

目录

引子/1

源头/1

第一章

内地、香港时期(1937—1952)/1

桂林(1937—1944)/3

重庆(1944—1945)/6

南京—上海—武汉—广州(1945—1949)/8

香港(1949—1952)/13

第二章

台湾时期(1952—1963)/17

建国中学(1952—1956)/19

成功大学(1956—1957)/23

台湾大学(1957—1961)/25

《现代文学》(1960—1973)/29

《现代文学》周年庆(1961年3月)/38

早期作品(1958—1962)/42

挚友生病(1960年7月)/45

母亲去世(1962年12月)/47

赴美留学(1963年1月)/51

第三章

美国时期(上)(1963—1973) / 55

爱荷华大学(1963—1965) / 57

“海外中国人”系列小说(1964—1965) / 69

任教加州大学(1965—1994) / 79

《台北人》(1965—1971) / 86

父亲去世(1966年12月) / 92

六七十年代的文学批评(1967—1978) / 101

安居乐业(1973年3月) / 107

《现代文学》停刊(1973年9月) / 110

第四章

美国时期(中)(1971—1984) / 115

《孽子》(1971—1983) / 117

《现代文学》复刊(1977—1984) / 126

《夜曲》和《骨灰》(1979—1986) / 129

舞台剧《游园惊梦》(1982年8月) / 130

明姐去世(1982年10月) / 139

多种艺术形式的“变体”(1979—2006) / 142

“世界语”“交响乐”(1961—2006) / 148

《现代文学》终刊(1984年1月) / 151

第五章

美国时期(下)(1984—1994) / 155

散文创作(1976—2002) / 157

八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1979—2002) / 163

文化反思(1976—2007) / 169

大陆“新感觉”(1987—1988) / 174

重刊《现代文学》(1991年12月) / 179

王国祥去世(1992年8月) / 184

提前退休(1994年9月) / 188

第六章

太平洋两岸时期(1994—) / 193

世界华文文学经典(1999年) / 195

关怀艾滋:文学书写与社会参与(2000—2004) / 199

“白先勇冲击波”(2003年) / 204

香港半生缘(1949—2007) / 209

两度获奖(2003—2004) / 214

昆曲之旅六十年(1946—2007) / 217

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制作历程(2002—2004) / 222

百场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演出史(2004—2007) / 230

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意义和价值(2002—2007) / 238

《纽约客》(1965—2003) / 246

人生与艺术:一个是“情”,一个是“美”(1937—) / 250

尾声 / 256

附录 文学创作:个人·家庭·历史·传统——访白先勇 / 258

白先勇创作年表 / 274

参考书目 / 278

后记 / 280

目录

陆文美

第一章

内地、香港时期

1937—1952

桂林（1937—1944）

重庆（1944—1945）

南京—上海—武汉—广州（1945—1949）

香港（1949—1952）

第一章 内地、香港时期

(1937—1952)

桂林 (1937—1944)

公元 1937 年 8 月 16 日，农历七月十一，广西南宁。

这天南宁大雨。在位于市中心的小乐园医院产房，传出了一阵嘹亮的婴啼声。窗外哗哗的雨声，在这个婴儿有力的哭声中被人们遗忘了。喜悦的人们奔走相告，为白府又添了一个小公子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产妇马佩璋跟前，拥满了道喜的人群，此起彼伏地盛赞着她的“福气”。

婴儿的哭声雄壮高亢，长得也眉目俊朗，惹人喜爱。在人们纷纷夸奖这个小公子的健康壮硕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婴儿发出的“声音”，有一天将要传遍整个华文世界，并且，这个“声音”还将以英、法、德、意、荷兰、捷克、日、韩等各种语言，向更为辽阔的世界传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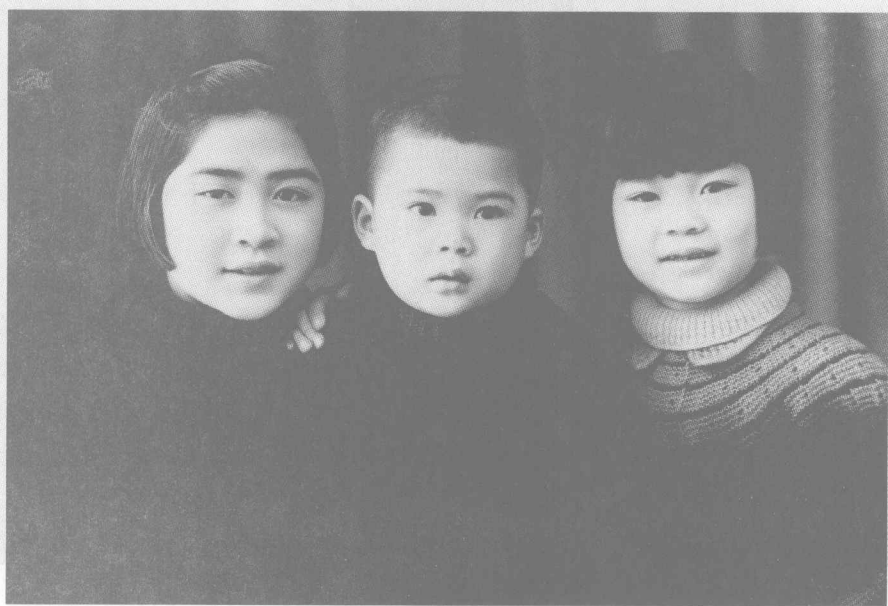
历史注定将记住这个平凡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一个不平凡的华文作家诞生了。

他就是白先勇，白崇禧将军的五公子。

1937 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的 7 月 7 日，北平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以此为导火索，7 月 17 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就在白先勇出生前的 8 月 4 日，北伐名将白崇禧应国民政府之召从桂林飞抵南京，不久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因总参谋长程潜赴平汉线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遂代行总参谋长职务。

由于白崇禧离家抗战，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女士就成了白、马两个大家族的主心骨。当时白家长住桂林，为了生孩子，马佩璋进了医疗条件较好的南宁小乐园医院。满月之后，马夫人即带着新生婴儿转回桂林，重新与大家族生活在一起。

1937 年广西全境下大雨，南宁、桂林都淹了水，马佩璋女士与新生婴儿



上图：1943年在桂林骑马，架势十足。

下图：1942年白先勇与大姐先智、三姐先明摄于桂林。



抗战时期任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

乘船离开南宁，重返桂林的铁佛寺驻地。铁佛寺位于桂林市中山北路与东镇路的交界处，往东镇路方向前行，可以看到桂林名山风洞山，从风洞山往东走，就能走到漓江边。三十年代的铁佛寺周围，是一个由众多平房环绕的住宅区，白家的铁佛寺房子是一个带院子的老屋，古旧而又有些阴森，当时选择住在这样一个颇有些鬼气森森的旧屋，主要是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空袭——在这所房子后面不远处有一个天然岩洞，那成了白家的

防空洞。

白先勇最初的童年，就在这样一个由城市、寺庙、青山、绿水、老屋、岩洞、警报、空袭等种种奇异的因素组成的环境中逐步展开。长辈关于老屋的鬼故事、作为空袭信号的红气球、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泥水匠、房子中冷不丁出现的蜈蚣、壁虎和蝙蝠，成了白先勇童年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内容。

大概是铁佛寺的房子实在太不吉利，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躲空袭，不久白家搬到了离铁佛寺不远的风洞山下一幢两层楼的风洞里。风洞山的房子比铁佛寺的老屋摩登了许多，一个大院子种满了各种花卉：玉兰花、鸡冠花、芍药花、菊花、绣球花、牡丹花、晚香玉，花开的时候，姹紫嫣红，幽香扑鼻，鬼魅的魅影和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各种动物没有了，更多的是夏日在院中乘凉的快意和家中宴客的繁华。当时白家在榕湖（也叫西湖庄）还有一处住处，因为那里“附近没有天然防空洞”，不利躲避日机的轰炸，因此不常去住，但偶尔马佩璋也会带孩子们到西湖庄去小住，每次去时白先勇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欢天喜地，“因为西湖庄的花园大，种满了果树花树，橘柑桃李，还有多株累累的金橘”，

小孩子们“一进花园便七手八脚到处去采摘果子”，虽然大人警告“橘子吃多了，手掌会发黄”^①，但孩子们进了属于他们的世界，又怎会把大人的话放在心里？

1944年3月16日，是白崇禧母亲马老夫人九十寿诞，白家在老家（离桂林城约二十公里的临桂县会仙乡山尾村）和桂林城里的风洞山住处为马老夫人大办寿筵，蒋介石特派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作为自己的特使赶赴桂林，代为祝寿。时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的史迪威也来到桂林为白母祝寿。何应钦、史迪威、李济深、张发奎、蔡廷锴、蒋光鼐等人以及众多广西军政要人的到来，令桂林城一时冠盖云集，热闹非凡^②。白崇禧身着戎装，脚蹬马靴，英姿挺拔，夫人马佩璋一袭红底撒花的呢子旗袍，端庄典雅，两人携手待客，英雄美人，一时无双。家中花园百花齐放，宾客如云，好戏连台，人声鼎沸，人间繁华，尽在其中。

祖母庆寿令童年白先勇第一次充分感受到人生的热闹和欢畅，相对于居无宁日的战争威胁（日本人空袭）和迫于无奈的家人分离（父亲在外抗战，兄弟姐妹散居在桂林、重庆等地），这次为祖母祝寿而使家人团聚、歌舞升平的喜庆氛围，无疑为白先勇黯淡的童年生活注入了安宁祥和的浓重一笔，使他对人间的繁华有了一次切身的感受。

可是这童年生活中的明亮一瞬稍纵即逝，1944年也是抗日战争至为艰苦的一年，这年日军为了扭转太平洋战争的不利形势，力图打通大陆交通线，3、4月间，日军在华中打通平汉路，6月，日军攻陷长沙，8月，衡阳失守，1944年11月11日，桂林沦陷。

在桂林沦陷前夕，白、马两家八十余口在白先勇母亲马佩璋的带领下，开始了家族的“湘桂大撤退”——离开桂林，向战时的陪都重庆进发。其时“祖母九十，小弟月余，千山万水，备尝艰辛，终于安抵重庆”。这次离开桂林，童年白先勇没有料想到的是，他再回故乡，已是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事了。

重庆（1944—1945）

住在铁佛寺时白先勇就已开始上学，先是进中山小学幼儿班，到他上中山小学的时候，家已经搬到风洞山。到了陪都重庆之后，他转入西温泉小学。当时白家在重庆有两个住处，一是位于嘉陵江边山上的嘉陵新村李子坝八号，一

① 白先勇：《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的寻根记》，收入《树犹如此》，联合文学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86—87页。

② 参阅程思远《白崇禧传》，晓园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232—235页。